

霧 烟

蕪 艾

原 著
中 文 學 叢 書
第 一 卷 第 一 冊

店 書 星 寰



烟 霧

艾 蕪

中原學業叢書

第一卷

寰 星 書 店

版權所有

6080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每冊基本定價六元

書名：烟霧

著者：艾蕪

主編人：范泉

發行人：蕭傳芳

屠玉庭

出版者：中原出版社

發行者：寰星書店

上海總店：上海峨眉路一〇八號

電話：四三八八

武昌分店：武昌胡林樓路一六六號

印刷者：同康印刷所

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二號

經銷處：全國各大書店

都市的憂鬱

「賣油娘子水梳頭」，這是一句極其流行的俗話。意思是說，賣油人的娘子，捨不得用油梳頭，只拿點水來潤潤頭髮。也就是說，一些小本生意的人以及一般下苦的，總是拿好的去供給別人，壞的留給自己享用。這並不是自己儉省，想要儲蓄起來，而是現代社會生活的法則，逼着人不得不這樣虐待自己，不然的話，就不能生活下去。

袁長生是個挑水的苦力，自然也得服從這個生活的法則，他每天從早上七點鐘起，到下午四點鐘止，不斷地到自來水站買水，一挑挑地担到每個有錢人的廚房里，而他自己的吃水缸中，卻是裝的不大乾淨的井水。

井在貧民區域里面，井離他家約有百十來步路，週圍茅屋人家都各自提着水桶去汲

取，水桶底下的泥污，卻全留在井里。井口上又沒砌有石欄，地面上的污水，難免不漫了進去。水里常有細小的蟲子產生，就是打來放在缸里的時候，也可以看見那些小小的東西，在一屈一伸地浮沉，充滿了活躍的生命。

但袁長生以及週圍的茅屋人家，並不在意這些啥子小東西的。他們只覺得這是不不要錢的，而又能解決他們的需要，就算頂頂好了。井變成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不可離的東西，且和他們發生了感情：天久不落雨，水汲得來現出井底的時候，便可以聽見人在井邊啞聲嘆氣，愁眉苦臉提着小半桶混水，走回家去。天一落了大雨，井水漲來伸手可以汲到，每個人卻帶着欣喜的臉色，提着滿桶的水輕快地走着。袁長生尤其感到方便，他用不着另外拿個吊桶了，只消彎下腰幹，拿挑水的大桶去互就得。他覺得井在這些時候，彷彿一個很够人情的朋友。而他微微發黑的臉子，一向帶着認真做事的嚴肅神情，也顯得柔和的多了。但他卻和貧民區內的人一樣，一點也不知道就是這座井，每年曾給他們帶來了可怕的霍亂。

他的媽媽袁大娘，是洗衣的。每天一早到高房子里去領髒污的衣裳，下午便一疊一疊地送了轉去。在他們茅屋外邊，除了下雨的日子，永遠用索子掛着一串串的衣裳，雪白的西裝

襯衫，淡藍的絲綢旗袍，粉紅的女內衣，……一切全顯得色彩鮮明，美麗悅目。袁大娘更是服從現代社會的生活法則，在那些隨風飄動的美麗而又非常潔淨衣衫之下，總出現着她那身補疤衣裳，並且泥污和肥皂泡沫的痕跡，永遠沾在上面，彷彿成爲衣上不可少的點綴品一樣。她並不是不想把自己弄潔淨一點，只是她忙不過來，她的時間全拿跟別人的衣裳佔去了。而且她也不主張多洗自己的衣裳，她認爲次數洗多了，會拿跟搓衣板子糟踏了的。這半年辰哪敢新買衣裳，到不如少洗爲妙。然而這套理論，只留給自己使用，對於別人則希望他們天天洗換。她洗別人的衣裳，洗的很是乾淨，因此每天領到的衣裳，也就特別多。同時水也用得不少，她怕擔誤兒子挑水賣錢的功夫，便拐着那雙放過的足自己提桶去打井水。袁長生回家息氣吃煙的時候，看不過意，便挑起大桶去挑，她總是加以阻攔：

「你不想息一下，你就趕快去跟人家挑呀！」

「忙啥子！」

袁長生啣着烟袋漫聲回答着，一壁就把放在門前那挑水濕的空桶，放上肩去。

「你咱個想起的？你該想想吡！你跟我挑一擔井水，你就少賣一擔自來水呀！這個忙

你沒幫到的。」

袁大娘在佈滿皺紋的臉上，現出精明的神色，而在搓衣板上的白色泡沫，也飛濺到盆子外邊去了。在平時她不肯讓牠濺出去的，她覺得那里面仍有肥皂，應該留下再洗衣衫，一直到髒得不再髒了，才肯倒去。她見兒子真的挑了井水來，便生氣地把洗着的衣裳一攞。

「這件衣裳就等於白洗了嘛！」望了兒子一會，又教導地說：

「你該搬着指頭算一算哪！你給人家少挑一擔自來水。」

「打這個算盤做啥子，」袁長生把短烟袋歪在嘴角邊上，緩悠悠地提起水桶，倒進水缸去，一面抵塞地說。他是個不大講話的人，加以工作也使他習於沉默，必要說的時候，也只有不過句把兩句而已。

袁大娘覺得挑一擔井水，事情倍小，到是這一句話，使她真發火起來，望着兒子挑着空桶走去的背影，責斥地說：

「你有了幾七幾八了，你不打這個算盤？眼見你也發不起來的！」

兒子已經走來不見了。她偕在一壁搓一壁咕咕嚕嚕地抱怨。

有時袁長生也會抵塞兩句：

「看你累了咱個辦，你不花錢吃藥麼？」

「我不會病的！」

「那咱個語得到！」（語，料的意思）

「就是病了我也不吃藥的！」

袁大媽就有這麼狠，這麼固執！她一切都全在打算上頭，不肯隨便拋撒一點小錢。她不要自己打水洗衣，他偕在挨晚邊的時候，到那些人家去倒馬桶，只不過爲了小小的一點報酬罷了，但她仍是盡力多找馬桶來倒。起初她也曾爲那些人類臟腑里面出來的污物穢氣，弄得發噁心，吃不下晚飯，但也硬着心子，勉強做去，看不慣的要，看不慣的要聞。她覺得生活就是這樣子，得盡力去做那些不願意做的事情，不做，便是飢餓和死亡！

袁大娘在八九年前，原是住在鄉下的，從小就聞慣了菜花胡豆花的香味，是板也踩慣了柔嫩的青草和潤濕的泥土。到現在她偕想積起錢，回到那有着松山的家鄉，靠着一帶的河流，租幾畝田種。同着丈夫一道挖地的晴美日子，披起蓑衣在田里扯草的落雨天，趁着月光

紡着棉花的深更半夜，帶着小孩走到河邊上去喚鴨子的黃昏，全都親切地保留在她的記憶里。她愛鄉里、她愛鄉里嫩綠的野草，她愛鄉里紅白的小花。她本不願意離開鄉間的，只因丈夫抽去抗日打仗，留下她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，孤單沒有照應，租的幾畝田地，也爲人手不夠，連年歉收，又被田主收回。只好跑到大城市里，嫁跟一個挑水的漢子，變做貧民區內的窮苦居民，專門替那些高房大屋里面的有錢人，做些服侍劬勞的工作。從此再不能看見那有着青青垂柳，蘆葦叢生，水光淨潔的小河了，流過屋邊邊上的，只是臭氣撲鼻的濁水，帶着製牛皮廠里的殘渣，和附近清洗馬桶的污物。終天看見的，全是一片篾席竹蓬的草張蓋的茅屋，以及旁邊比草房偕要高大的垃圾堆子。那長滿油菜花的田野，那鋪着青青麥苗的山地，全都變成了依稀的夢境了。她在鄉下的草房，雖不能說得上好，但那堅實的土牆，厚厚蓋着的稻草，可不怕什麼風吹雨淋。在這大都市的貧民區內，她的房屋簡直變成了可笑的存在，四根竹子柱頭，是歪斜的。壁頭則掛着垃圾堆上檢來的竹蓬和蓆子。頂上蓋的稻草，已經大半腐爛，長上小草了，月光常常漏了進去。在這樣一間窄狹的房子里，她偕保存着鄉下帶來的風習，養幾隻雞，餵一條豬。她的挑水的丈夫，後來不久，拿跟日本人的炸彈，輕輕

收拾走了。她一把眼淚，一把汗水，終於盤大了兒子，繼承後父之業，看見了勝利。但她要帶兒子，榮歸鄉里的夢，總是一天一天，變得遙遠起來。起初她以為賣了豬，可以淨剩三萬元，回去租地買犁頭，打算再積一點，買他一條耕牛。哪曉得隔不好久，物價飛漲，存下的錢，只够兩娘母回家的路費了，希望變成一股青烟，好變化成一抹白霧。更不幸的，到後來，連這可作回鄉路費的儲蓄，也全拿來買米，裝進了兩娘母的肚皮。想賣幾把稻草來塞一塞房屋漏洞，都沒法爲力了，一切努力只合了一句俗話——磨骨頭養腸子。然而偌得要事事精明，樣樣打算哩。買蒿笋，她就只買顛子葉子，買豆芽，她就只買發綠帶有葉子的，買小白菜，她就只買黃而起蟲的，買韭菜她就只買老的。買米呢，她也從來不要雪白的，粗燥而有稗子的，他才肯要。因爲這樣，才能價錢方面討得便宜。

她怕兒子不懂得這些利害，常常設法教導他。睡覺的時候，她要他脫下身上的襯衣，免得背上那一片布拿跟蓆子擦爛。挑水的時候，要他褪下一隻袖子，免得肩膀那一踏布拿跟扁擔磨穿。口乾了，叫他不必回家來吃，只消就着挑的自來水捧幾捧來喝就是。生病了，也不必吃藥，只消餓兩頓飯，倒在床上躺躺就是。

她每天一早就爬了起來，催兒子快去挑水，隨即把門上了鎖，手上碰個污黑的木桶，到人家領衣裳來洗，並順便把灶房里的殘湯剩水，提回家來餵豬。接着便開始了洗衣的日常工作，袖子拉到手腕上頭，雙手則泡在白色的泡沫里面。有專門挑便宜小菜到貧民區來賣的小販，（其實他們就是住在貧民區內的，深為懂得這個區域的需要），嚷着叫着打她洗衣盆子側邊走過，她就伸起滴着泡沫的手趁便刁選一點，偕站在小販的身邊睜大眼睛看秤，有時偕不放心地接過秤來，自己檢定她的重量。遇着熟人，就會譏嘲地說：

「袁大娘，我們熟人，哪會估你便宜！」

袁大娘見小販走了，才一面洗衣，一面鼻子哼了一聲：

「熟人！」

那意思是說，就因為默例是熟人，可以不要看秤，他才好蒙混你的眼睛哩。其實她能够用眼睛看一看，或是用手拈一拈，就會知道小菜够不够的，但她仍然要用秤過過，才放得下心。別個餵豬，多半買些焦黃腐敗的菜葉來做豬草，她卻能想些不要錢的辦法，把貧民區域生長的一些柘樹葉子，摘來切碎，煮成豬食子。

在這個貧民區內，大家都知道袁大娘是個頂厲害的人，不好惹得，也不敢佔她的便宜，要同她家打交道，總是私下先去同她兒子商量。袁長生在都市活了八九年，一切都看得開闊一些。他起初同貧民區的孩子，各人提個提兜，終天在垃圾堆上尋找煤渣子，有時也到一些修房子的地方，去檢木屑和刨花。他們往往在工作的時候，互相說着笑話，打趣，以至嘲罵，打架起來。而共同合作，弟兄似的和氣，也是常常有的。比如檢到一塊破銅爛鐵了，又恰好有收荒貨的人走過，那收荒貨的人知道可以爛便宜的，從孩子們手里買到，便拿出花花綠綠的票子，一晃一晃地引誘：

「賣不賣？賣了，敲麻糖吃哪！」

這一來，大家就都慫恿起來，生意做成之後，各人便能嘴上嘗到甜蜜，髒污的臉子，也描上了愉快的笑容。同時也領略到了能把好處分跟夥伴享受，實是一件無上的快樂。再則想使夥伴特別和自己要好，也變成了日常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需要。比如到一個生地方去檢木屑刨花，一受到別個野孩子的欺侮，立刻就有十幾個嘴巴，幫着罵架起來，那一邊看看勢頭不好，只好退了開去。於是，這些小東西些，就漸次更加合得攏了。早上天一見亮，就大家此

呼彼應的，合在一道，向垃圾堆出發，或是什麼新的建築地方走去。

到現在袁長生放下檢煤炭的簍子，拿起挑水扁擔了，那些兒時的伴侶，也各自改了業，有的做銷牛皮的夥計，有的當賣菜的小販，有的跑去拖黃包車，很少能在一道了，但早晚借是要在貧民區內碰頭，和和氣氣地招呼，或者高興地打趣兩句。尤其黃昏之際，在屋門前吃飯，又碰着有燒酒吃的時候，老朋友走過，總得一個舉起筷子招呼，一個便向那腳盆翻過來做桌子的地方，挨着坐了下去。大家雖然各自奮起手臂，向社會搶飯吃，而且用肩膀扛起家庭的擔負在嗜人世生活的艱辛了，但幼年之日的慷慨，愛交朋友的好心情，倍是仍然留了幾分的。

袁長生跟老朋友買小菜，總是不大看秤的，隨便接在手里就是了。這很使袁大娘生氣，常常罵他不曉得打算。又自從積在手邊打算回鄉租地的錢，隨物價的高漲，化爲烏有的時候起，袁長生更不再贊成母親只管積錢的打算了。同時貧民區中的夥伴們，彼此蹲在土坡上擺龍門陣，或在吃晚飯喝酒的腳盆跟前閒談，一扯到積攢銀子錢的話，便都露出鄙夷的神色。

一個搖搖頭說：

「留起錢沒祥的！今天借可以買升米，明天就只够買半升了！」（沒祥，沒有好處。）
另一個就忿忿地接嘴：

「頂好趕快花掉，他媽的一切都不要管！」

因此，袁長生一聽他母親的教訓和指責，總是悶聲悶氣地抵塞：

「借還啥子嘛？放過幾天，就等於拿跟賊偷了一樣！」

他漸次主張買菜買米，都買好的。割豬肉，也不要價錢便宜的豬頭和項圈。而且吃飯的時候，借拿着空碗去買點酒回來喝。但做母親的仍然非常反對，她過不慣吃完今天不管明天的日子，再則她回鄉租地的夢想，借沒有全部放棄，她更希望物價忽然一天大大跌落，一分錢一角錢也可以買到許多東西。到那時候，手邊留有十萬八萬，不是很好的麼？不僅可以租地，借可以買田哩！她在責罵兒子教訓兒子的時候，便把這個夢想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講了出來。袁長生喝着酒，若是有點醉，便也覺得母親的話，似乎有點道理，就點頭說：

「好、好、從明天起，連這酒也不吃了！」

但到第二天，同一些收荒貨的老朋友，談起這個事情，便得來一頓大大的嘲弄和譏笑。

熟主顧笑了之後，就算了，老朋友卻朝他的背上，到疼不癢地捶下：

「你怕霧得不醒了！借在說這些傻話！」

袁長生一向的人生見解，是從朋友方面得來的，而且也以為朋友些地方走得更多，見識廣大，能够懂得母親都不知道的事情。所以他仍然不想戒酒，對母親那些滿含希望的話，便這麼地非難：

「老講這些空話做啥了。」

「空話！你默倒是空話麼？你不是親眼看見那回子火炮一放，不是樣樣價錢都跌了麼？」

「跌了？哼，你看現在漲成什麼樣子！等幾天，怕連飯都吃不起了。」

「那是他們龜兒子又要打嘛！死挨刀的東西些，連子子孫孫都不會好的！他們這樣害人！」

想起她抽去打仗就渺無音信的第一個丈夫，想起她拿跟日本人炸死，屍體都沒不全的第二個丈夫，和現在物價高漲活活要逼死人的日子，加在一道，心里真像有滾油在煎一般，怪

不得她要發出一連串的詛咒和責罵了。

袁長生看見母親息下手來，不想洗衣，偕拿沾滿泡沫的手，捶打胸口，就像在勸慰，又在自言自語：

「管他媽的，有一天，活一天，想那末遠做啥子？」

他的一些老夥伴，原都是抱這樣的意見的。但袁大娘在這陣氣頭上，卻很是憎恨這種說法，平日到是作爲耳邊風，吹過就算了。她便偏着頭責問：

「你就想挑挑水算了麼？你不打算打算，看你老了，挑不動，咱個辦？」

袁長生挑起水桶走着，沒有回答，可在心上卻結起一個疙瘩——當真挑挑水，這一輩子就算了麼？老了坐在馬路邊上去要錢嗎？不是拿跟警察像趕狗一樣地趕開麼？……真是有點媽媽的！……唔，也許到那時候，有個兒子來接着扁担。這是怪好的！可是老婆都沒有，又咱個會有兒子呢？蔡老太太那個煮飯的張大姐，臉貌偕不錯，穿得偕可以，陰丹士林的旗袍，圍上一件雪白的圍腰，真够上說是漂亮，可是她眼睛生在額頭頂上，正眼也不望你一下。只有李長樞家煮飯的王三嫂，到是有說有笑的，然而她的歲數，已經大的够做自己的

媽，何況臉子又借很麻呢。他原是圓圓的黑黃臉子，神情無思無慮的，這一來，到慢慢顯得有些憂鬱不安起來。向來很少說話的，也漸漸來得更加沉默了。只是有時會突然向對方問道：

「你就打算賣一輩子的小菜麼？」

「想不想只收一輩子的荒貨？」

老夥計些都很詫異他這樣的詢問，斜起眼睛看他一眼，但也隨即表示出他們的心意，確是有點厭惡現在的職業，並反問一句，「誰不想做點能夠賺大錢的生意呢？」然而收尾都嘆息起來，「目前沒有法子的！」但也有一個人不愛答的，只是罵一句：「想這些做啥子嘛！有好事情，去幹就是了！」說這樣話的人，他知道他就是一年改過幾次職業，賣小菜，收荒貨，拉黃包車，他都來過，現在則變成一個賣報的了。袁長生對於他說的話，以及屢次的改變，一時很感興趣，問他現在做的職業，是否很是合意。那人卻高興地說：

「說不上啥子合意，只不過比挑水拉黃包車，輕鬆就是了！碰到好的事情，我惜是要改行的！」